

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—第〇二九講

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

一九九〇、五、六

三祖僧燦大師曾經被強盜圍困在一個孤城裡面，祂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，帶領寺裡的出家眾，以及一些老百姓唱頌「般若波羅蜜多、般若波羅蜜多……」，念到感應天兵、天將來幫助；城牆上站立好多高大威猛的天兵、天將，使得城外幾十萬的強盜看了，感到非常害怕！佛教修行法門裡面，念「佛寶」的很多，好比念「藥師琉璃光如來」的名號啦！或念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、「觀世音菩薩」、……等等，都很普遍；但稱念「法寶」名號的不多。

宋朝的時候，有人稱念「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、南無華嚴會上佛菩薩」，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顧問：劉發泉
策劃：張榮珠
編輯：張現能
校對：洪秀蜜
電話：(02)27524519
(02)27400877
傳真：(02)27117139
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南路
1段127號8樓A座
劃撥：19619626
戶名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
明·古庭善堅禪師

春山處處是花紅，好鳥收聲蒼靄中。
陳爛葛藤千七百，龍吟虎嘯奪全功。

譯：春天的山裡，處處綻放五顏六色、鮮艷美麗的花朵！可是「五色令人盲」啊！還有各類禽鳥鳴叫著千迴百轉、悅耳動聽的聲音！可是「五音令人聾」啊！

曾聽過「教下」許多修行的法門，也聽過「宗門」一千七百個公案，但那些都如「摘葉尋枝」、如「葛藤」般的迂曲；如今我修習「宗門」直截看取心性根源、反聞聞自性「看話頭」的法門。也像禪宗祖師一樣，對自己暗昧的心靈，發出如龍吟虎嘯般震聾啓聵、氣勢磅礴的吼聲！頓時震破無始以來的無明殼，悟得無相的妙明真心！

西元二〇二四，歲次甲辰，十二生肖正逢「龍年」！祈願本尊加持我等金剛乘弟子：勤修三密相應行，自利利他福智全；建立清淨堅固信，龍年吉祥身心安！

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—第〇二九講……一

生活禪小品（力發老師蒐集整理）

輪圓具足……	一六
除罪金簡……	一七
蓮花！荷花？……	一八
密教的十大明王……	二〇
凡心不死，哪能成佛？……	二六
不把佛法做人情……	二七



有古德稱念這個；但是並沒有成立一個宗派。日本八百年前，日蓮上人從「天台宗」裡面開出來，叫「日蓮宗」；「日蓮宗」就是單單稱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。現在這個支派也傳到台灣來了，有些道場也稱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，是「日文發音」的；這個是念「法寶」的法門。我們知道，十方諸佛皆依「般若」，才證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都依法成就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；「法」，是法寶，現今念「法寶」的人很少，在日本還有。所以，我們講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時，我們也來稱念「般若波羅蜜多」；以後每一次講經的時候，起碼一起稱念五分鐘，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的。大家跟隨我的音調來念：「般若波羅蜜多、般若波羅蜜多、般若波羅蜜多、……」

我們講「觀照般若」，從「發心」、「修行」，一直「究竟成佛」的經過；今天我要以《楞嚴經》，做為我們「觀照般若」一個經驗的研究。《楞嚴經》講從

發心修行，到成就佛果的教、理、行、果。我們知道在《楞嚴經》的組織裡面，前面三卷半，就是「教」；後面的六卷半，就是「理」、「行」、「果」。我們現在不是講「理」的方面，而是講「行」跟「果」方面「觀照般若」的經過；《楞嚴經》卷五以後，專講修證「圓通」（三昧）的過程，包括修「大乘菩薩行」的五十二個階位。

第一個就是說佛教徒怎麼樣「下手」來用功呢？「下手法」（處），在《楞嚴經》怎麼講呢？經文說，要修「觀照般若」，怎麼下手呢？先從「三漸次」開始；「三漸次」，就是讓我們「修行次第」進步的開始。第一個「漸次」，是「發菩提心」；之後，一般就是告誡我們不要吃「五辛」（蔥、蒜、韭、洋蔥、蘆薈），為什麼不能吃「五辛」呢？「五辛」明明算是一種蔬菜，為什麼不能吃呢？《楞嚴經》裡面，有兩種說法，一種說法是「熟食生恚」；也就是說，會增長「瞋心」；「生吃生淫」，也就是說，會

增長「淫欲」。

根據「修習三昧」的經驗，將「五辛」煮熟來吃，容易發脾氣；因為肝火容易生起來、容易跟人家吵架、容易堆積鬱悶立氣、心臟常跳得很厲害、容易衝動，這樣內心就不容易安定。如果「生吃生淫」，因為「五辛」食物中有些成份，會刺激我們身體內的荷爾蒙，刺激我們內分泌；現代醫藥科技說，食物中的「大蒜素」可以做「合利他命」，它的刺激性讓人們興奮，所以經文說「生吃生淫」。如果在打坐時，生起淫欲心，那就不可能入定了；《楞嚴經》主要是對「出家弟子」講的，它雖然是「大乘」的，但還是要我們修「了生死」。既然要「了生死」，「出家眾」想要徹底獲得「解脫」的話，當然從「斷五辛」做起；「在家眾」因為有工作、有家庭的關係，就不必從「斷五辛」做起。還有，經文裡面還講，如果講經的法師愛吃大蒜、蒜、韭等五辛的話，口吐出來的氣息很渾濁、臭穢；「護法善神」都跑得

遠遠的，他們不敢在演講法師的面前聽，因為那個臭味，實在太重啦！「護法善神」都不喜歡，而紛紛遠離，不想擁護講經的法師；我們要知道，如果吃「五辛」的人去上「大號」去，屙出來糞便的味道，臭得不得了；臭得令人作嘔，高級的鬼神會因為厭惡這種臭味而遠離！所以要從這個地方「斷五辛」做起；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說，發起「修習三昧」的「第一漸次」。

出家眾「修習三昧」的初步「斷五辛」做到了；《楞嚴經》還說「三淨肉」。對於托鉢、化緣的出家眾來說，吃「三淨肉」是方便。現在講「三漸次」，完全是為了要努力進修「圓通」（三昧），想要「了生脫死」；對「出家眾」當然要特別嚴格一點。好比吃了「五辛」，內心不能平靜的話，怎麼起「觀照」？如果「五辛」吃得多，心臟嘍嘍跳，跳得很厲害，怎麼能「用功修行」呢？很多食物裡加「五辛」，有些人覺得很好吃，但是對我們的身體卻刺激得很厲害，

根本也沒有辦法「用功修行」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啊！所以，這是從「修習三昧」的條件方面來講，我們講佛法不離開「緣生法」；所謂「緣生法」，是從「緣」的方面，來讓我們進入「修行」的大道！如果不吃「五辛」的話，當然對於「修行」的起步，就好多了；這是佛陀告誡弟子，非常重要的一種修行條件。

第二個漸次，是斷邪淫和殺生：對於「出家眾」來說，不僅不「邪淫」，連「正淫」也沒有了；而「在家眾」是「邪淫」沒有，但仍有合法夫妻之間的「正淫」。還有，一定不可以「殺生」；在「密宗」的立場，因為《楞嚴經》是「密宗」的經典；也是「顯教」的經典。是顯、密兩大部，都依據重要的一部經典；所以，它在「修行」條件方面來講，也規定得很嚴格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想要「了生死」的話，如果還造「殺生」惡業的話，和眾生結下惡因緣；生死怎麼可能「了」呢？絕對不可能「了生死」。我們想要「了生死」，還繼續「殺生」，

這樣將來是要「償還命債」的；既然要「還報」，我們還能夠跳出三界外嗎？只有在欲界裡「業果相續」啦！而被殺死的這些生靈，不管是豬、牛、羊、……等，它們內心「充滿怨氣」、「心不甘願」，就一直糾纏著我們，這是一種情形；第二種情形，造了「殺生」的罪業，就有「殺生」的「業氣」；這「業氣」就是「障礙氣」，它就一直跟著我們，即使為它們超度，也不一定成功。如果沒有辦法把它們「超度」的話，我們想要「了生死」，那是「癡心妄想」！如果「修習三昧」的人，還繼續「殺生」，那就等於欠了很多的「命債」；好比我在台北市欠了很多人的錢，現在如果逃到美國去，問題好像就解決了。一旦這些債主知道我逃到美國去，他派好多人去抓捕我，有一天他們就將我家包圍起來，我逃跑得了嗎？跑不了！趕快先把「錢債」還了，再說後續的問題。如果「殺生」很多，那就是「命債」，和眾生結下很深的仇怨；冤親、債主伺機

報仇，我們怎麼可能獲得「解脫」？還有，如果「行者」犯了「邪淫」的根本戒法、玩弄異性的感情；那麼「修習三昧」時，總是「淫欲心」熾盛，怎麼可能讓「內心安定」呢？怎麼可能「了生脫死」？怎麼可能不償還「情債」？所以，這三種債如果沒有結清，我們怎麼能夠「了生脫死」？當然，「了生脫死」和「行菩薩道」的菩薩來講，是比較消極一點！但是在「個人修道」方面，尤其是「出家眾」不剋守這「根本戒」的話，是絕對沒有辦法跳出三界的；又在因緣方面來講，行菩薩道的行者，要有大智慧才能行菩薩道。當然，我們不怕三界的種種苦，但一定要先跟眾生「廣結善緣」，一定不能夠「結邪緣」；一定要「結正緣」、「善緣」。所以，《楞嚴經》要我們吃素，「在家眾」即使不吃素，也要盡可能吃「三淨肉」；不能「殺害生命」，起碼做好這一點！（如果不能「持守淨戒」，就和眾生結下惡緣；將在三界之中「業果相續」，永遠「輪迴流轉」了。）

具足這兩種「漸次」之後，就能開始「第三漸次」的修行。

第三個漸次，就是開始用功「圓通法門」了；我們的修行，都已經進入「第三漸次」了。「第三漸次」的修行，要學「初果阿羅漢」的修行工夫；「初果阿羅漢」修行的成就，是什麼呢？「六根不入六塵」！我們真正地修「觀照般若」，就是由「第三漸次」開始修；我們的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等六根，不入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等六塵，這是很重要的修行綱要。我們眼睛老是東看、西看，隨逐種種的「色塵」；耳朵老是東聽、西聽，隨逐種種的「聲塵」，……。這樣，我們修「觀照」時，就不容易得到「一心」的工夫；好比修「念佛」法門來講，就不可能獲得「事一心不亂」的成就。但是，如果我們聽的是「無漏的法音」，是「通達真理」的「智慧音」；那樣，當然「初果阿羅漢」也要聽，連「初地菩薩」也要聽經。那麼，請問：「如果二地菩薩

講經，『初地菩薩』要不要去聽呢？」當然要啦！如果不去聽，「初地菩薩」就不會快速進步！所以，聽的是「經」，聽了就「解脫」；但是，今天在台灣很雜，對於「高深佛學」有所研究的人很少，說出來的經論，都是比較粗淺的。我們看星雲法師，起一個佛光山道場，很大是不是？可是，今天早上，我打開電視觀看，「啊！他竟然介紹道教的某個『道觀』也很大；他們把好多觀世音菩薩的立像，排排站立在進入道觀馬路的兩旁，『菩薩像』比人還要高一些，替他看門。我原以為它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，結果中間安置的，叫『中壇元帥』。請問：「你們知道『中壇元帥』，是什麼嗎？」如今的道教，也是有「按理出牌」的；但在台灣這些「自命」為道教的人，根本不懂得道教，他們還是有體系，並不是全無體系！「中壇元帥」在大殿裡，結果觀世音菩薩在路邊看門、迎賓，算算可能有好比百尊，甚至一千多尊喔！不但整個山站滿了，居然

電視還替他們做介紹。可見，導播、記者根本沒有一點文化觀；一個宗教的成立，一定要有豐富的智慧、財產。

在「佛教」來說，就是所謂的「法寶」；當然，它也有歷史人物的「教主」。並不是隨便找一個「元帥」的壇主，還是說「中壇元帥」；隨便搞一尊放在中間，就叫做「教主」，祂需要有歷史性。宗教的「教義」，不管講的是什麼的道理，它都有豐富的「人生道理」；當然，以「佛教」所講的真理，是最多！宗教也有一種群眾的行為，那就是信徒對於「教主」的修行經驗；有很多信受奉行的追逐者。好比「佛教」有「四眾弟子」：有現「在家相」的「優婆塞」、「優婆夷」；有現「出家相」的「比丘」、「比丘尼」。他們都是皈依「教主」，並信受奉行「教主」的修行經驗；他們的道場裡，等於「法寶」和「教主」這兩個都沒有，只能靠「跳童」扶乩來做「法事」。所以，我們的「六根」要聽，就要聽「佛法」的真理；現今台灣出刊《地獄遊記》、《天

堂遊記》，都是從「乩童」裡面出來的。由於這些出來的東西，都沒有歷史可以根據，如果他們說崇拜「濟公活佛」。「濟公活佛」是誰呢？祂是「佛教」在中國宋朝時「臨濟宗」的禪師；在「佛教」禪宗有「臨濟宗」的一派的法脈傳承。既然「臨濟宗」的「濟公活佛」，是「佛教」的禪宗；應該以「佛教教主」釋迦牟尼佛為中心，這個非常重要！所以，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根，要聽聞正確的、高深的「佛法」！不能夠隨便「道聽塗說」，這個好像是「佛法」，那個好像是「佛教」；其實，他們都不是承傳「正法」的「佛教」。

我們的內心不依世間「六塵」，影響我們的內心；內心要守在自己「安穩寂靜」的境界，修行初步守在「靜」的境界，這叫「旋元自歸」。「旋」，是「回旋」；我們的內心，總是「向外馳求」的習性，要把它「迴轉向內」，叫做「回旋」。向內先「守靜」，我們守這個「靜」夠不夠呢？不夠！還要看自己的「意

根」，所以，「靜到極點」時候；因為這個「靜」的境界，不只是「佛家」有，「道家」也有，「婆羅門教」也有。

印度「六派哲學」可以說都有，我們說這個「靜」，這是共同的境界；再進一步，這個「靜」從哪裡來呢？「靜」，是我們心裡面「意根」會感覺的，所以《楞嚴經》這個地方，就叫我們「返聞聞自性」。聽到「聲音」沒有？聽到聲音了。那是什麼？是「動塵」（有聲音）。你聽到聲音沒有？沒有聽到聲音。我聽到了，但是沒有聲音，請問：「沒有聲音，是不是境界呢？」也是境界；那叫「靜塵」（沒有聲音）。「聽到聲音」，固然是聽了；「沒有聽到聲音」，還是聽到。所以，聽到「靜塵」，就是《楞嚴經》高明的地方！我們怎麼樣才能離開「動」、「靜」二塵呢？耳朵去聽，聽什麼呢？不光是聽「聲音」，也是聽「沒有聲音」，耳朵要聽自己心裡面會「聽」的是誰？我們把能聽的「耳根」來聽「耳根」，為什麼會聽？這個叫做從「耳根」

下手。從「耳根」下手，叫做「返流」，不是「順流」；以佛教的修行來講，能夠作「返流」的工夫，就是「初果阿羅漢」的工夫。（大家可以拿一本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來看，這是我們新刊印的書。）

因們《楞嚴經》講修「二十五種圓通」的「觀照般若」法門；以觀世音菩薩的「耳根圓通」，認為是最徹底、最究竟、最殊勝的法門。經本的第一段是「爐香讚」，第二段稱念「楞嚴會上佛菩薩」，第三段是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，第四段是「觀世音菩薩圓通法門」；述說菩薩在觀音佛前發菩提心，觀音佛教菩薩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。菩薩怎麼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呢？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」，這個「聞」，不是我們耳朵的「聞」；只是聽到「有聲音」的「聞」，聽到「沒有聲音」的，也是「聞」。這個「聞」，不是聽「有聲音」的「動塵」；或聽到「沒有聲音」的「靜塵」。而是聽「耳根」會去聽外面「聲塵」的是誰？（即

聞性、自證分）再聽，向裡面聽，聽本身的「聞根」；「聞中」就是「聞」自己「聞根」當中的「聞性」，這樣一直聽下去。會聽，我們來聽聽看，聽自己能「聞」的「聞性」在哪裡？聽自己的「聞性」在什麼地方？這樣一直追，追到「能聞」的「聽性」，聽自己「所聞」的「聽性」，慢慢所聽的「聽性」沒有了；「亡所」，「所」就是「境界」。（心一境性）

「觀照」所聞「聽性」的「境界」沒有了，入到真正「觀照般若」的「直流」；這個「流」是「觀照般若」之「流」，不是「妄想」之「流」。所以，《楞嚴經》的工夫，在佛教來說是最高的；因為它馬上就要我們離開「妄想流」。如果我們跟著「妄想流」去的話，怎麼可能證果呢？只有「妄想流」把它切斷，才有可能！但那也不是辦法，我們都有妄想、會打妄想；把「妄想流」切斷，變得「無想」了，那也不是辦法？那麼，該怎麼辦呢？用「返流」！把我們能聽聞外面聲音的「聞性」，回頭來聽自己

「能聞」的「聽性」本身，能聽聞的「聞性」是什麼？是誰？再聽一聽，這種「聞」當中，入了這種「返流」，不是入「虛妄之流」了；「返聞聞自性」這種流，是正「觀照」之流，一直綿密地聽「自性」的這個「心流」，這樣就開始「入於聖流」了。這個「聖流」聽到什麼地步呢？用「能聽」的「聞性」，來聽「所聽」的「聞性」；「所聽」的「聞性」都沒有了。「亡所」，「聞性」到此再也沒有可追究的了；山窮水盡。這樣，可不可停止追究呢？不停止！雖然，「所聽」的「聞性」都沒有了；但我還要再聽下去。為什麼「聽性」沒有呢？我再聽下去，為什麼沒有？再聽下去、再聽下去，……，自己「能聽」的「聞性」，當作「所聽」的「聞性」，一直追究的結果，到達極點的時候，還是了不可得，一切寂靜！這時候，寂靜到不僅外面的「動塵」沒有了、「靜塵」沒有了；連自己的「能聽」的「聞性」，也寂靜到了不可得。「動靜二相，了然

不生」；了不可得、一直了不可得，完全寂靜到「不生」的境界。這個「不生」的境界，和一般所說的「無生忍」很接近；這個是「做工夫」的「無生忍」，它是「反面」做工夫，不是「正面」做工夫。

這一段經文，我們早年在台灣做「佛教布教團」時，沈家禎居士也到處講演講這一段經文；但他都講錯了，完全講錯！因為他完全不了解經文的義理；也沒有內心做過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。他演講好，也沒有人說他說得不對；也沒有人寫文章指正他一下。可見，現在研究《楞嚴經》的人，有用功實修的人很少；因為不懂嘛！經文的文字表面看起來就是這樣，但他不知道「做工夫」怎麼做？因為他沒有進過禪堂做工夫；所以沈家禎居士不懂，自己不懂竟然出來講經，就變成「自誤誤人」了！他的演講，在這個地方做工夫，不僅是「動塵」沒有、「靜塵」也沒有；而且也沒有說用能聽的「聞性」，返過來聽

自己的「聞性」，聽到山窮水盡，外面的「動」、「靜」二相「不生」了。心裡面就是用「見分」，來看自己的「自體分」（心性之本體）；大家學過《成唯識論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應該很容易了解。「見分」不僅沒有去聽「相分」的「動」、「靜」二相；而且是用「見分」，來見自己的「見分」。怎麼會生的？向自己的「自體相」去做工夫；這時候，「見分」追到山窮水盡之後，他內心「妄念」都「不生」，了然明徹自己的「心性本體」。修行能夠到達這個地步，和「四果阿羅漢」的證德就差不多了，相當於到達「我空」的地步，算不算真正證到「我空」呢？還沒有！但比一般「道家」的工夫、比一般「婆羅門」的工夫高多了！但比真正的「阿羅漢」來說，還是有些不夠；那該怎麼辦呢？我們仍要繼續努力，「返聞聞自性」到底！「所聞」的既然窮盡了，「能聞」的自心還向裡面聞，向自體再聞；還要「加功用行」，增加到「能聞」之心（不是聞外面）。

現在是「聞」自心的「自證分」，聞自己「心性的本體」，聞誰呢？聞（見分）自己的自體性（自證分），「能聞」之心變成「所聞」；也就是把「能聞之心」，當作「所聞之體」來追溯，向裡面不斷地追溯。請問：「這時內心有什麼東西，讓我們追溯呢？」沒有！也就是說，這個時候，向著內心的「自體性」去聽，聽自己內心的「自體性」到底是什麼？自己為什麼會聽？為什麼會有這個「聞性」？向裡面追，一直追溯的結果，向裡面「聞」的「能聞」，「聞」裡面的「聞性」，都聞不到；追到山窮水盡的結果，「能追溯」的「聞」，和「所追溯」的「聞性」，兩者都窮盡了，沒有了！這個境界不是我們一般凡夫所能了解的境界，已經再高一級了；「能聞」、「所聞」都沒有了，聞盡了，已經達到窮盡了。即使窮盡了，我們還是不能夠停止，必須還要繼續追，也就是經文「盡聞不住」；還要盡「聞性」的工作，還繼續下去。雖然已經追溯到窮盡的地步

了，還是不能夠「住」，也就是還不能夠「停止」；還要一直再追溯到底。這裡來講的話，老實說不僅是相似的「我空」了，真的「我」也已經「空」了；因為這裡是向內心裡面做的工夫，已經把我們的「第六意識」打得山窮水盡，沒有了，只剩下「第七末那識」。內心「分別我執」的「我空」，已經絕對沒有了！「分別我執」都是分別外面的「六塵」，向內心裡面分別的不多。現在「修三昧」的行者，把內心裡面的「第六意識分別」搞成山窮水盡的話，它對外境的「我執」，就不會生起來了，都斷除了！這個地方已經到達開始要斷「法執」的地步；所以說它是「相似斷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行者還沒有把「六結」通通都解開來，就不能夠算徹底斷除「法執」。所以，必須還要繼續做工夫，做到「盡聞不住」的地步，就是不停止地追溯，以「能聞之心」，去聞「所聞之性」；我們自己的「聞性」是什麼東西？了無一物可得，它是無相的，但能

「靈明覺知」；當內心已經整個寂靜下來了，可以說「分別我執」、「分別法執」都沒有了。但是請問：「內心還有沒有『能聞之心』，聞『所聞之性』呢？」通通沒有！但是這時還有沒有「能聞之心」呢？有！「能聞之心」的感覺還存在！但是這樣，那還不行！還要再進一步，「覺所覺空」；要看「能聞之心」的「覺」，看什麼人「覺」到「能聞之心」？用心「觀照」這「能聞之心」；把「能聞之心」的「覺」，當作我們「所覺之境」。在「所覺之境」裡面追求，追求到「聞所聞盡」，這個「覺體」是什麼呢？再向內心裡面再做工夫，做到「能覺」和「所覺」之心，也到達山窮水盡；到達沒有了，完全了不可得，就是「覺、所覺空」。對自心裡面的「覺」，除開「聞」，以後進步再「覺」；覺到「能覺之心」和「所覺之空」通通空盡。所以，第一個「覺」，就是「能覺」；第二個是「所覺」。「所覺」就是把「盡聞不住」之境，當作我們「所覺」的「理體」；

所以，再起「能覺之心」，來看「所覺」是什麼？結果「所覺之境」什麼東西都沒有；「能覺之體」本身也沒有，「覺、所覺空」。「覺、所覺空」到這個地步，真是很了不起了，應該說已經「法空」得很徹底了。但是還不夠！因為還有一個「空」的存在；雖然在這個地方來說，行者已經證到菩薩的地位了，但是還不夠！因為「空覺」還沒「圓滿」；「空」到極點了，把「覺」、「所覺」覺到「空」了，這個時候，對「空」的「觀念執著」，才只有一點點「空」。還要把這一點點的「空執」，再「空」到極點；把所感覺到的「空執」，把它「空」到極點，不能再「空」了。「空」到「身心」與「世界」完全達成一片「圓滿」了，無所不證，就是「空覺極圓」；「空」到極點，到達「圓滿空」的境界，這時候我們認為已經證到「初地菩薩」位了。但是沒有究竟！因為「空」到極點時，如果還有一個「空」的存在，這種修養還不夠！有「空」的存在，就是「空理

的境界」還在。所以，我們要把「空的境界」，當作「所空的理性」；再起「能空之心」來「空」，那麼，誰是「所空」呢？誰是「所空」的「境界」呢？看自己的「自性」；「自性」一點一點剝下來，好像剝「竹筍」一樣，一片一片的筍殼一直剝下來。好像剝香蕉皮，香蕉葉一片一片地剝下來；剝到最後，只剩「香蕉心」。雖然只剩「香蕉心」，還要再剝；「所空」的，是什麼呢？再追呀！「能空之心」來看自己「所空之境」，是什麼？追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了！不僅「所空之理」沒有了，「能空之心」也沒有了；完全是「滅」，這個時候只能夠用「滅」一個字，現在你面前，這是「空、所空滅」。「修行」到這個境界，夠不夠呢？還不夠！雖然到達「寂滅」的境界了，就是一般所謂證到「涅槃」了。這還不夠！應該知道，這個「滅」，還是「生滅」的「滅」，還是「相對待」的「滅」，所以不要感到很高興：「我已經證得『寂滅』的涅槃了。」

這個「滅」還是有「相對待」的；因為菩薩追求它的時候，一重一重地追，追到無路可走，才現出這個「滅」境，但它還是「相對待」的「滅」境。既然它是「相對待」的「滅」境；就要知道這個「滅」，還是和「生」所對立的「滅」境。所以，還要繼續看它，還要再追求；這「生滅」之「滅」，把它再追究到山窮水盡，沒有路了，連「生滅」之「滅」都沒有了啦！「生滅既滅」，這不是「妄心生滅」的「滅」；而是「內心」永遠「寂靜」的「滅」，這個「心性的本體」，才顯現起來。這個時候，行者已證到「第八地菩薩」位；觀世音菩薩修這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，一證到「第八地菩薩」，這一下超越到什麼地步呢？忽然間超越到世間、出世間的「心性本體」，完全顯現；原來我的「心性」廣大，盡虛空、遍法界，都在我一念的「心性」裡面。「心性」是十方圓明的，這個時候就能「上契諸佛之心」，「下化六道眾生」；這個時候是第八地菩薩、第九地

菩薩，要來「廣度眾生」了。

以上，就是修這個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；所以，大家把這一本拿回去，每天念一遍。觀世音菩薩「修習圓通」的法門，真是《楞嚴經》「二十五圓通」中，「觀照般若」做得最徹底的經典；我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用幾分鐘把它講完，大家可以做工夫看看！

有人可能會說，細細聽上師說這一段經文，感覺還是一樣啦！因為做工夫再細的話，還是這個工夫。如果大家做筆記的話，怎麼做呢？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；「聞」，要「聞」什麼道理？要聞「返聞聞自性」這個道理。「思」，要「思」什麼道理？要思「返聞聞自性」這個道理；「修」，要「修」什麼道理？要修「返聞聞自性」這個工夫。「返」，是「反轉」、「回來」的意思；這樣子「入三摩地」，到達「定」的境界。

怎麼樣開始修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呢？我們再講一遍好了；再講一遍，大家一定可以了解。我們的「耳根」，會

聽到外面有「聲音」，這個叫「聞根」，我們從「聞根」開始下手。我們用這個「聞根」，不是去聽外面的「聲音」；我常舉出釋迦牟尼佛講《楞嚴經》，講到這一章節的時候，佛陀命羅睺羅敲鐘，「空、空、空、空……」然後問阿難：「大家聽到沒有？」大家都說：「聽到了！」等鐘聲停止一會，佛陀問：「大家聽到沒有？」大家都說：「沒有聽到！」羅睺羅竟然和佛陀的心相應，及時又敲了鐘：「大家聽到沒有？」大家都說：「聽到了！」

佛陀就說：「第一次撞鐘時，我問你們，聽到聲音了沒有？你們都說聽到鐘聲了（聽到動塵）；隔一會兒，鐘聲停了，沒有響聲了；我問你們聽到聲音了沒有？你們都說沒聽到鐘聲！」

阿難答：「因為沒有鐘響聲，所以，我們就沒有聽到啊！」

佛陀說：「雖然沒有鐘響聲，但你聽到了『沒有鐘響』，還是聽到了啊（聽到靜塵）！可見，你們的知見錯了；雖然沒

有聽到鐘響聲，但是你們耳根『能聞』的『聞性』還在啊！並不因為沒有聽到聲音而消失了啊！」（如果「聞性」會滅的話，當聲響（動塵）消失時，我們的「聞性」就應跟著「動塵」一起消失。當鐘聲再次響起時，我們應該聽不到才對；因為「聞性」也一起消失了！可是，當鐘聲再次響起時，我們仍聽到悅耳的鐘聲；可見，「聞性」是不滅的！）佛陀和羅睺羅的演示，這是說明什麼呢？我們的「聞性」，是「不生不滅」的；而「聲音」是「有生有滅」的。「靜塵」有生有滅、「動塵」有生有滅；而能聽的「聞性」，是「不生不滅」的。有聲音時，我們聽得到；沒有聲音時，我們也聽到；「聞性」是「不生不滅」的。有聲音，屬於生滅的「生滅相」；沒有聲音，也是屬於「生滅相」。現在，我們要從「不生不滅」的「聞性」下手，你才能「成佛」；如果從「動相」的聲音裡面做工夫，或從沒有聲音的「靜相」裡面做工夫，絕對不會「成佛」！

在《楞嚴經》裡，佛陀嚴正告誡我們：「如果從這種『生滅心』去做工夫的話，好比我們用『沙子』煮飯；縱使煮了『永劫』（無量劫），也不會變成飯！」那麼，我們應該從哪裡做工夫，要從「不生不滅」的「聞性」做工夫。請問：「這『不生不滅性』是什麼性呢？」是「聞性」！不是指男女的性別。因為「聞性」，在「有聲音」的時候，他能聞「動塵」；在「沒有聲音」的時候，還是能聞「靜塵」。所以，從「聞性」來做工夫，我們先把這個主題搞清楚；大家才會懂得，怎麼樣「下手」做工夫？怎麼樣做「觀照般若」？

那麼，怎麼做這個「聞性」呢？因為我們「聞性」本身，就有兩個境界：

①我們當初都去聽外面的聲音，以外面「聲塵」的「動靜相」，作為的境界。也就是說，「有聲音」是我們的境界，「沒有聲音」也是我們的境界。

②我們不聽外面的聲音，現在專門作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；專門聽自己能

聞的「聞性」。用自己的「耳根」，來聽自己的「聞性」，我們為什麼會聽？這「聞性」的是誰？為什麼會聽外面「有聲音」？為什麼會聽外面「沒有聲音」？把這個「耳根」，來聽自己能聽的「聞性」，這個叫「返聞聞自性」。從這個地方來「入流」，入於「聖人之流」；凡夫是「入於六塵」——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之流，就歡喜分別、取著「六塵」之流。我們現在想要「超凡入聖」，這時候就要用「返流」，來聽我們自己「常住不滅」的「聞性」。

請問：「這個『聞性』是什麼？」我們自己好好用心來聽它，為什麼它是「常住不滅」呢？聽到它入了「聖流」，聽到山窮水盡，天天做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！可能要做兩、三年或三、四年，才能夠把握這個「觀照」的境界；就是把「耳根」的「聞性」，當做內心的境界來追求。「所」，就代表「境界」，追求「耳根」的「聞性」；「入流亡所」，就是把「所聞」的「耳根」的「境界」，

追求到達山窮水盡為止，就「亡所」。「亡」，就是「滅盡」了，把「耳根」的「聞性」追到達「滅盡」，這個時候「所聞」的「境界」沒有了；「所聞」的「境界」沒有的時候，還有外面的「動塵」嗎？沒有！還有外面的「靜塵」嗎？沒有！這時，要聽聲音（動塵）？還是不要聽聲音（靜塵）？連愛靜的聲音也沒有了！愛「動塵」固然沒有；愛「靜塵」也沒有。因為連「主觀」的、「能聞」的「聞性」，都到達山窮水盡，沒有到極點了；這個時候，連「聞根」都到了「不生」。在一般的「佛法」來講，這已經到達「我空」的地步；但是這種「我空」的「證德」，老實說比「阿羅漢」的「我空」還要厲害！因為菩薩他專門在內心裡面做工夫，做「返聞」的工夫；到達這個地方，「我空」的「修證」夠了嗎？還不夠！要達到內心「了然不生」的地步；應該還不夠！還要繼續做工夫，還要再追究「聞性」。我們有一個「聞性」，但「聞性」在哪裡呢？

用「耳根」再去聽它「所聞」的「聞性」；再不斷地追求，一直「加功用行」，一直做工夫。再把自己的「能聞之心」，當作「所聞之境」；一再追溯這個「聞性」，到底在哪裡？一直追溯、一直追溯、……，追溯到山窮水盡了；「能聞之心」和「所聞的聞性」都窮盡了。「能聞」、「所聞」都窮盡了，可以停止嗎？不能停止！還要再追，不斷地追。「不住」，就是「不停止」，「盡聞不住」；是不斷地追，追到這個「聞性」，到達山窮水盡的地步了。我還在繼續地追，那麼，到底追什麼東西啊？已經「能聞之心」和「所聞之聞性」都山窮水盡了，追什麼東西呢？欸！如果還有這個「覺」的「感」存在；表示我們還感覺我有「能聞之心」、「所聞之境」，雖然已經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，但是還有感覺「能所」的存在。有這種「感覺」的存在，也不行！有這種「感覺」，就是我們的「境界」；就是「所覺」之境，那麼還要起「能覺之心」，去追求。

所以，才有「感覺」；「感覺」山窮水盡，這個「感覺」是什麼東西？還要再「覺」它，還要繼續做「返聞聞自性」這個「返覺覺自性」；「返覺覺自性」的工夫再追下去，追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頓時連「覺」都沒有，「空」了嘛！你把這個「境界」一重一重地追下去，已經到達「空」的境界，已經很高了嗎？不行！「空」才剛開始，還要再「空」下去；你要把前面到達「覺空」，到達極點的那個「覺空」，當做「所觀」之境。你現在用「能覺空之心」，把「所觀覺空之境」；把它覺到極點去了，就是變成「圓滿」。覺到山窮水盡，變成普遍的、圓滿的，「一片」就是「覺空」到達完全的「空」；這個「空」，可不是「頑空」喔！不是像木石一樣的「頑空」；它是「能覺空之心」，覺到山窮水盡，和「所觀覺空之境」，達成「圓滿」一片的「空」。這時菩薩的修證，已經到達什麼地步了呢？「空覺」極圓！「所觀覺空之境」的這個「空」，還是屬於「相

對的空」；既然是「相對空」的話，這修證的工夫，還做得不夠！一定再努力要追溯它，把「覺空」覺到極點；把這個「覺空」當做「所空」的一個境界。我們用「能空之心」追溯它，「所空的境界」是什麼呢？還是說「能空之體」的「體性」是什麼呢？再這樣追求，追到「能空」、「所空」都減了，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；「能空」、「所空」都減下去的話，我們已經得到「減」的體了。這樣，我已經證得「涅槃」了嗎？還不是！這時的「減體」，還是「相對的」減，不是「絕對的」減；這個「減」，是因為我們追到不得了時候，它竟然什麼東西都沒有了。這個還是「相對的」減；還是「生滅法」，還不是「不生滅法」。所以，還要再繼續追，知道它是「生滅之減」，追求這「減」從哪裡來？還繼續追！「減」是誰？「減者」是誰？再追下去；追到「生滅之減」，還要再減下去。「生滅之減」，再減下去，這時，超越於「生滅」的、「不生不滅」的「理

體」出現了；證得「不生不滅」的「理體」出現時候，叫做什麼呢？叫做「寂滅」。這個「寂滅」的「證德」，打破了「我執」、「法執」、「空執」。破了「空執」，就證得「第八地」或「第九地」菩薩位；這個時候，就可以在十方世界「廣度眾生」，「上契十方諸佛之理」、「下應十方眾生之機」。菩薩的「一念心」就可以包括盡虛空、遍法界；這個時候，就完全符合觀世音菩薩的「證德」啦！

《楞嚴經》有所謂「越三空」、「解六結」的修證；這是破「五蘊」的修證次第；「六結」即所謂「動、靜、根、覺、空、滅」：①動是一個結，我們凡夫被動塵捆住了，好像我們用繩子打結；②靜是一個結，被靜塵捆住了；③根是一個結，要修到「聞所聞盡」；④覺是一個結，要修到「覺所覺空」；⑤空是一個結，要修到「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」；⑥滅是一個結，「空」，把「空執」也滅了。

「解六結」，是把六個「結」都解開來，這裡面還包括「越三空」，破除「我空」、「法空」、「空空」的修證；在《楞嚴經》說菩薩「越三空」、「解六結」，就證到「第八地」、「第九地」、「第十地」菩薩。連「根本智」、「後得智」都證到了。

我們今天單單講這一點點，但是我講了兩遍；大家回去要多體會其中的「義理」。下回再介紹《楞嚴經》「五十二個」菩薩階位，我們只能夠介紹「耳根圓通」用功的方法，目的是介紹菩薩「越三空」、「解六結」的修證。（今天到這裡為止，我們現在來靜坐用功。）

大家如果還感覺不太清楚的話，沒有關係，慢慢去體會；因為這個道理，甚深微妙！要常看圓公老人的《楞嚴經講義》，講堂裡面，有這一本書。

問：請上師再講講沉家禪居士的那件事。

答：他錯得不得了，大錯特錯！

問：他不寫出來，別人還不知道他說錯了！行家就看出來了，不是行家講出來，大家可能不知道錯在哪裡？反正大部分信徒都不知道嘛！信徒裡面如果有佛學修養比他高的，當然就可以知道他錯了。

問：講經講錯了，罪過很大嗎？

答：對呀！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求「無上智慧」，這很重要！因為，如果知見錯誤的話，還講經給人聽；那就自誤又誤人！所以，自己用功的方法錯了，還講給人家聽，擔誤了眾生的「法身慧命」，罪過很大很大！我們常聽人說：「做老師誤人子弟的話，要下十九層地獄。」那麼，講經的法師如果講錯的話，要下多少層地獄呢？要下兩百層，要加十倍啊！我這次講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這種講法都是採取最精要的部分來講，讓大家可以得到佛法正確的「知見」。好！大家可以做一點工夫。

一部《楞嚴經》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

很大；不僅是「禪宗修行」常引用的經典。其中〈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〉也是「淨土宗」念佛法門的所依經典；「念佛」是從「意根」起修，念到「淨念相繼」，「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；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；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『香光莊嚴』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；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；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

就用「意根」下手用功，跟用「意識」下手用功，兩者在實修方面來說，用「意識」用功，是能夠了解「空性」就好了；而用「意根」用功，則要「返聞聞自性」。尤其是反詰自己的耳根「能聞的是誰？」這個工夫非常重要！根據《楞嚴經》來講，如果「順著六塵」做工夫的話，絕對沒有辦法成就；沒有

辦法「離塵入聖」。一定要作「返流」的工夫，能夠「返聞聞自性」的話，才有可能「超凡入聖」；所以，禪宗一直照看自己的內心「什麼是我本來的面目？」這個也是做「返流」的工夫嘛！所謂「本來的面目」，並不是我們頭部的「面孔」，也不是看鏡子裡面的「面孔」唷！那些都不是「我的本來面目」；什麼是「我的本來面目」呢？我們閉上眼睛，向心裡面看。「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？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？……」我的本來面目，沒有形相，它無相、不可得！所以在這個地方，以我們研究佛法來說，做工夫有兩方面下手：

①「順著」第六意識做工夫，雖然是一種「順流」的法門，也會獲得「解脫」；

②「逆著」第六意識做工夫，回到自心裡面，去做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，就是回到自心裡面去做「觀照」，不順著第六意識向外面的六塵而馳求。這種「觀照」不是向「意

義方面」去「觀照」。如果我們的第六意識向「意義方面」而流的話，比方說觀察「眾緣性空」，這個是以上所提第一種的「順流」的法門；第二種的「逆流」的法門則是「返聞聞自性」，我們「能聞」到外面聲音的這個能聽的「聞性」，是什麼呢？不停地向心裡面做，「逆著」第六意識的心流，不斷地反詰「觀照」。

我們以「十二因緣」來講，有「流轉門」的十二因緣；就是「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。」從這「無明緣行」一路發展下來的，叫做「流轉門」；如果逆流而轉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……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滅。」一路「逆流」而上來的，這個叫「還滅門」。十二因緣的「還滅門」，是根據它「滅」的工夫來做的話；我們要

先明理，好比因為「無明滅」，「無明」怎麼會滅呢？我們「明心見性」，覺觀「緣生性空」的道理，當然「無明」就滅下去了，但是我們內心的「根本無明」很不容易滅，一有了「根本無明」，就有許許多多的「枝末無明」。如果「根本無明」滅了，「枝末無明」就滅了；好比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」這個是「還滅門」。

我們知道，「十二因緣」上通大乘、下通小乘；它屬「中乘」的佛法，我們不能看不起「十二因緣」喔！但是，禪宗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，完全不是這一回事！它不管「無明」滅或不滅，直接從我們「耳根」能聽的「聞性」做工夫；我們內心聽聽看，「能聽的聞性」是什麼？聽聽看！本來我們的「聞性」，都向外隨逐「聲塵」，現在把「聞性」轉過來向裡面聽，「返聞」自己的「聞性」，這是很微妙的工夫！這個工夫和外境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「六塵」境界，可以說毫不相干，它也不在

「義理」上面做工夫，直接就在「六根」上面做工夫；這就是禪宗「看話頭」的工夫。又好比「淨土宗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「禪宗」則反問：「誰念南無阿彌陀佛？」這一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怎麼生起來呢？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從何而生呢？誰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呢？中國「禪宗」的工夫，就是做這一種反詰的工夫，誰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呢？在這裡不斷地、綿密地做工夫。

中國的孟子說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；這「三省其身」也是「迴光返照」的工夫，但只是看自己身體的行為而已。而《楞嚴經》的「迴光返照」，不僅看自己的「意念」，連「看意念」都不對；「禪宗」行者返觀「意念」是從哪裡生的？這個就是「返聞聞自性」的工夫，這個工夫就厲害了！好比中國人說，打蛇要打七寸；朝蛇的七寸一打下去，就直接把蛇打死了！「禪宗」的修行是要打死我們的「第六意識」分別妄想，把分別妄想打死，我們的「法身慧命」就存活了，

就跳出生死輪迴了。「禪宗」就是不讓我們起分別心，「能分別的是誰？」總說一句就在這裡！在「耳根」方面說，是「能聞的是誰？」因為能分別的就是第六意識；第六意識的分別，就是「生死流轉」的根本。我們從「能分別的是誰？」這個地方做工夫的話，就把生死的根本打斷了，透過這一關，才能夠「超越生死苦海」；不然，怎麼超「超越生死苦海」呢？在這裡，就在這一念上面做工夫；好，我們今天講到這裡為止！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。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！

【註釋㉑】《楞嚴經》經文：

爾時觀世音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憶念我昔，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，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，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。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，盡聞不住，

覺所覺空；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；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。一者上合十方諸佛，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力。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，同一悲仰。」

【註釋㉒】

太虛大師《楞嚴經攝論》曰：「六結不同，一巾所造，第一第六，不成雜亂，則汝六根，亦復如是，畢竟同中，生畢竟異。諸結若存，是非蜂起，此結非彼，彼結非此；若結解除，則無彼此，尚不名一，六云何成？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復如是！若欲除結，當於結心；六結同體，結不同時，則解結時，云何同除？結由次第，解亦次第，佛言：六根解除，亦復如是！」佛以一「劫波羅巾」喻「涅槃」；「六結」喻眼等之「六根」聚集而現生死。然生死與涅槃，本由對待而感者。若解「生死之結」（六解），則涅槃之一巾亦泯亡，故曰「六解一亡」；《楞嚴經》卷五曰：「六解一亦亡。（中略）佛言：『六解一亡』，亦復如是！由汝無始，心性狂亂，知見妄發，發妄不息，勞見發塵；如勞目睛，則

有狂華，於湛精明，無因亂起。一切世間、山河大地、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勞、顛倒華相。」

生活禪小品

輪圓具足

弘法大師的《即身成佛義》，是從「緣起」的理論，「法相」的描述，到「成佛」的實踐。

《即身成佛義》中的「二頌八句」：「六大無礙常瑜伽」——「體」；「四種曼荼各不離」——「相」；「三密加持速疾顯」——「用」；「重重帝網名即身」——「無礙」；二頌中，初四句，解「即身」義；「法然具足薩婆若」——初舉「法佛成佛」；「心數心王過剎塵」——次表「無數」；「各具五智無際智」——顯「輪圓」；「圓鏡力故實覺智」——後「出所由」；二頌中，次四句，解「成佛」義。「六大緣起」：「六大無礙常瑜伽」——

關於萬法原本之「體」的說明——所謂的「六大」中的「六」是指「地」、「水」、「火」、「風」、「空」、「識」；地、水、火是「身密」；風、空是「語密」；識是「意密」。而「大」有表示不能僅用世俗的思考所思量的狀態；「大」有「法身佛」所不可言詮的體證。而僅以「大」來方便言詮。而所謂的「六大緣起」是指佛教中的「緣起觀」；一切諸法「能生」、「所生」的現象，皆以「六大」來表現。所以才說「六大能生」四種法身曼荼羅及三種世間。而「瑜伽」為「相應」的意思，引伸有「互相融攝」之意；雖然「六大差異」有心法、色法的差別，但在「法佛」證悟的境界中「色即心，心即色，無礙無障」。故「六大」無礙而「互涉相應」，這是「法界體性」之表現，故說「六大」為「法界體性」。「四種圓融」的展現：「四種曼荼各不離」——關於萬法之「相」。展現的說明——「法身佛」的表現中，如《大日經》或《金剛頂經》說有四種「曼荼羅」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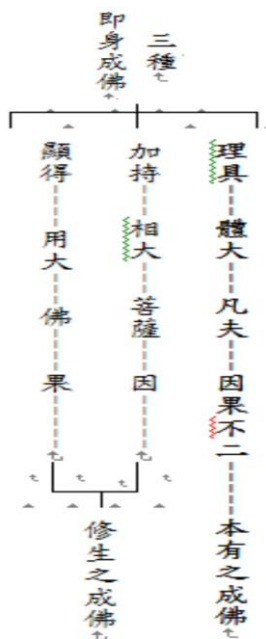
現；即是「大曼荼羅」、「三昧耶曼荼羅」、「法曼荼羅」、「羯磨曼荼羅」。「曼荼羅」有「輪圓具足」的意涵；表現在諸佛菩薩的圓滿中，而個個差別表現，卻有「互涉」或「融合」地表現著。

就「差別」來說，一一佛菩薩相好身，五相成身，是「大曼荼羅」；一一佛菩薩手持幟器，結諸印契，是「三昧耶曼荼羅」；一一佛菩薩之種子字、真言，字字各書契經之意，是法智印，是「法曼荼羅」；而一一佛菩薩各行「總、別諸願」，表現種種威儀事業等，是「羯磨曼荼羅」。

「三密加持」：密教的實踐，「三密加持速疾顯」——關於佛、眾生的活動；業「用」的說明——佛教認為所有人的整體表現，行動造「業」可以說是由「身」、「口」、「意」所構成，亦可稱為「身業」、「口業」、「意業」三業。凡夫眾生的煩惱輪迴，是因為三業的混雜不清淨所造成；而佛的三業則是清淨無染，也因為佛的三業清淨，故可以顯現不可思議的

「密」用。因此「真言宗」修行的實踐之「用」，就是修行三業的清淨；透過佛本尊的「三密之用」與修行者的「三業相應」——「加持」。修行者透過手結契印——「身密」加持；口誦真言——「語密」加持；和意念本尊——「意密」加持，來達到身、口、意的轉變而能開悟解脫。

「即身成佛」的三個階段：「理具成佛」：理念「六大無礙常瑜伽」、「四種曼荼各不離」；「加持成佛」：實踐「三密加持速疾顯」、「重重帝網名即身」；「顯得成佛」是「果」：「法然具足薩婆若」、「心數心王過剎塵」、「各具五智無際智」、「圓鏡力故實覺智」。「即身成佛」的真實呈現「體」、「相」、「用」的一體。



除罪金簡

「武則天」相信大家對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「偉女子」都不陌生；關於「武則天」的影視劇，在早些年，曾陸續上映，對其人物形象的敘述、演繹，也是千差萬別。

「武則天」擁有哪吒式的「我命由我不由天」的勇氣！她一介女輩，硬是在男子博弈的天地中殺出一條血路；接過象徵「男子權力」的桂冠，登上了「九五至尊」的寶位，歷史上也因而多了一抹別樣柔性的風采。她的人生履歷和「大無畏」的勇氣，在如今都是少有；更不要說是在「男尊女卑」的古代社會了。

「武則天」從一位普通的女子，成為唐太宗的才人；繼而成為唐高宗的皇后，再成為「大周」的皇帝。先後在政治舞台上，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；晚年，武則天卻又歸政於唐，放棄了「大周」的國號。這樣一位複雜的人物，卻對人生沒有更多的話語；僅留下一塊

「無字碑」，讓後人細細書寫她的歷史。（嬖，音同必，古時出身卑微而受寵幸的人。）

或許也正是如此，一千二百多年以來，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「是非功過」一直是人們談論的主要話題；時至今日，仍是議論紛紜，毀譽不一。相信，這眾多的罵聲中，「初唐四傑」之一「駱賓王」罵得最酣暢淋漓，最有水平；其在《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》中寫道：「偽臨朝武氏者，人非溫順，地實寒微；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；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嬖。入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；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踐元後於翬翟；陷吾君於聚麀。加以虺蜴為心，豺狼成性；近狎邪僻，殘害忠良；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，神人之所共嫉，天地之所不容；猶復包藏禍心，竊竊神器。」（聚麀○音同幽，本指獸類父子共一牝的行為。）

「駱賓王」的話歸根究柢，在說她「穢亂春宮」的淫蕩、「掩袖工讒」的奸詐、「包藏禍心」的兩面三刀、「竊竊大唐

政權」的「貪得無厭」；當然，對「武則天」的貶低，除同時代之外，尤其以「南宋」理學家，以及所謂「三綱五常」的儒家，倫理的「衛道士」指責最甚。直至西元一九八二年，武則天「除罪金簡」的出現，我們發現了這位女皇，給自己人生評價和懺悔；其中，再次展現的少有的柔性，讓我們對其有了新的認識。（圈，音同國；壘，音同照，如日月當空。）

「除罪金簡」上，如此記載著：「上言：大周圜主『武壘』好樂真道，長生神仙；謹詣中嶽嵩高山門，投金簡一通，乞三官九府，除『武壘』罪名。太歲庚子七月、庚子七日甲寅，小使臣『胡超』稽首再拜，謹奏。」

可在「武則天」憑藉遺詔積蓄勢力後，公元六九〇年，竟是廢皇帝而自立，改「大唐」為「大周」；十年統治期間，「武則天」任用酷吏，大肆屠殺「唐宗室」。但所幸，大唐的江山還是讓其治理得不錯；不過，我們這位高高在上的「則天」皇帝，卻頻頻從惡夢中

驚醒——曾經恩愛的丈夫「李治」，指責其廢唐自立；自己在黃泉之下，無法面對列祖列宗，無數「唐宗室」的冤魂在向其索命。（虺蜴，音同悔義，會螫人致命的毒蟲。）

本是一個荒誕不經的夢，但此時「武則天」已經八十歲；人容易迷信！更何況「則天」皇帝，本身篤信佛教；對佛教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」的「因果報應」之說，十分相信。

【附註】

「武則天」一生的經歷非常複雜，無論是「少年時代」、「初入宮闈」、「削髮為尼」、「榮遷國母」、「參預朝政」、「臨朝稱制」；還是「鎮壓反叛」、「走向皇位」、「改朝換代」、「治理大周」，都充滿了傳奇色彩。但卻留下了意義非凡的「除罪金簡」，向後人訴說內心的後悔；讓後人走進她的內心世界。

「武則天」這樣一個對人生沒有許多話語的人，都留下了「除罪金簡」來「記錄自己」、來「反思自己」；想必在今人「快節奏」的生活中，我們更加需要一

件東西，去記載自己的人生，證明我們曾經來過這世界。



蓮花！荷花？

佛經中有「花開見佛」之說，也就是「花開見佛性」；這裏所說的花，是指「蓮花」。一個人生活在濁世之中，如果他的內心擁有了像「蓮花」一樣的心境，就是他的心中出現了「佛性」，「佛性」等於「覺性」，也就是「開悟」之意。「蓮花」在極樂世界中是一種神聖的花，眾生是「胎生」的；而菩薩是「蓮花」化生的。佛教中的「蓮花」，也代表著一種「智慧」的境界。

世俗中的「蓮花」，不是「荷花」；「荷花」也並不是「蓮花」。但是生活在濁世之中的人，看見「荷花」就會聯想到「蓮花」；這是受到自古以來創作者所影響的觀點。經書漢文譯經所說「蓮華」，就是指「蓮花」。為何「花」寫成「華」？因為在神聖經典裡，「花」字

讓人感到俗氣「花」、「華」音類似。「華」字，代表「華麗」，莊嚴華麗；這用詞似乎比較有深度，因此「蓮花」，被稱「蓮華」。

既然「蓮花」與「荷花」品種不同，為何會將「蓮花」，以「荷花」造型來取代？就是因為自古以來，創作者所造成的一個觀感而慣於至今，無論是石雕師，或木雕師，還是畫師，都將經典所形容的「蓮花」造型，以「荷花」造型來取代。「蓮花」是「尖葉花瓣」造型；不過創作者，卻以「荷花寬葉花瓣」造型來呈現。「蓮花」是浮萍類，花出於水面即開，葉則浮貼於水面；而「荷花」無論是花或葉，卻都是突出立於水面。看看自古以來，所遺留下來的菩薩造型，菩薩無論坐或立於「蓮花」台上；其蓮花造型，都是「寬葉花瓣」的「荷花」造型。因此，年代已久，由於欣賞者受到創作者的影響，看到荷花造型的蓮台，還是將「荷花」視為「蓮花」，所以導致佛畫的「蓮花」其造型就是「荷

花」造型。

「荷花」的清麗淡雅和飄逸高遠的詩情，感受到一種走進仙界的寧靜和聖潔。「荷花」以其高潔、清雅的風韻，久為大眾所喜愛，經常以之比擬「高尚」的人品。每當荷花季，「荷花」盛開的時刻，流連於清香四溢的翠荷之中，會使人想起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的曠世名句。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語出宋朝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。（看古書畫！明明詩寫的是「蓮」，而畫卻是以「荷花」、「荷葉」來呈現。）

雖然「蓮花」與「荷花」是不同品種，但卻都是同類的水生植物；一樣都是出汙泥不染濁的特質。原文寓意是：「水陸草木之花，可愛者甚蕃。晉陶淵明，獨愛菊；自李唐來，世人甚愛牡丹；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；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」意思是說，「蓮花」從汙泥裏生長出來，卻不沾染污濁；在清水裏洗滌過，也不

顯得妖豔。

【附註】

《愛蓮說》一文，選自於《周元公集》；作者周敦頤，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，他也是中國理學的創始人。他為官不畏權貴、深得民心；後因積勞成疾，辭官歸家，在廬山「蓮花峰」下養病。住所周圍，「蓮塘」相連，山青水秀，因此寫下了這篇膾炙人口的《愛蓮說》。他讚美「蓮花」，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，表達了自己「潔身自好」的高尚品德；讚美蓮花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、亭亭淨植」，表明了自己不甘「同流合污」、「耿直正派」的人格。

「出淤泥而不染」是說「蓮花」生長在淤泥之中，但不沾染一點低俗的氣息，其實做人也是如此！無論外界有多大的誘惑，依然保持自身的「清淨」，不浮躁、不自羨，灑灑脫脫。人世間的「荷花」形同「蓮花」，顏色微粉略白，味道清香遠逸；不像「玫瑰」，華麗而

眩目、芬芳而撲鼻，自有一種「恬淡自然」的祥和。「荷」與「和」同音，自古云「以和為貴，事緩則圓」；寄寓著寬容與大度，遇事不急不躁，平常心處事。「荷花」在中國傳統文化，同樣也具有象徵純潔的意義。

「荷花」生於沼澤、湖泊、池塘，婷婷玉立於水中；迎驕陽而不懼，出淤泥而不染，給人以「清淨高雅」之感，及至秋天的「殘荷」，仍一派風霜露骨。「蓮蓬」帶著「蓮子」埋於秋水，為來年的重生，帶來希望，做人「如荷」、「如蓮」，就是要堅守心靈深處的高貴。不隨波逐流，不為貪婪的人心所帶動；在紅塵人世中，保持一顆純淨的心。

有人慣於說：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其實與原文「出淤泥而不染」都是一樣意思：「生長自污泥中，卻沒有沾染上污泥；比喻在惡劣環境，也絕不與人『同流合污』。」「濯清漣而不妖」：「生長在清水中，如同以清水洗滌過，也不顯得嬌貴、妖媚；比喻『不逢迎諂媚』。用

簡單俗氣的直言解釋就是：「做人，在一個很沒文化氣息的地方生活時，也不會被周邊那些沒文化的人影響，而成為一個沒氣質的人；雖然在眾人之中，氣質非凡，也不會呈現驕傲又臭屁，及自大的個性。」這是表彰人品的高潔！雖然不易做到如此「完美高尚」，但是在世間人品至高；修出「蓮花」的「高雅氣息」，修出「蓮花」的灑脫個性，修出「蓮花」的「聖潔品德」，這就是人世間最優美的靈魂昇華。



密教的十大明王

明王，又作金剛明王、持明王、忿怒尊、威怒王，是佛、菩薩的忿怒化身；密宗修行者經常以明王為本尊。明王的「明」，為智慧光明的意思，在密宗，指的是真言陀羅尼；「王」，則是尊勝、具威力的意思，是尊稱。「明王」的意思，即是真言陀羅尼的持有者；「明王」屬於佛的教令輪身。剛強眾生難以用

說法柔順調伏，須以威猛教令強制調伏之。「明王」是諸佛、菩薩用以降服妖魔的忿怒形像，以衛護佛門為己任，並教化、調伏不信從佛法的剛強眾生；使用善巧方便方法，以大威力、大怒相，令其敬畏降服，皈依佛法。十大明王，即十尊面現「忿怒相」的明王。

◎不動明王(梵名，譯作不動或無動，為大日如來的教令輪身。)

不動明王受如來教敕示現忿怒相，常住火生三昧，焚燒內外障難及諸穢垢，摧滅一切魔軍冤敵。不動明王示現初發大心，諸相不備之形，為如來僮僕給使，執作諸務。其誓願在《勝軍軌》內曰：「見我身者發菩提心；聞我名者，斷惡修善；聞我說者，得大智慧；知我心者，即爾成佛。」侍奉密教修行者，受行者的殘食供養，常晝夜擁護行者，令成滿菩提；以此奴僕三昧，而稱不動使者。其淨菩提心之德至為威猛，堅固不動，故稱「不

動」；智慧猛利，無過其上，故曰「明王」。又不動者，是菩提心大寂靜義、無傾動義，為諸佛內證真淨菩提心之體性。

不動明王以菩提心為因，屬「金剛部」智；以大悲為根，攝「蓮花部」理；以方便為究竟，即「佛部」理智。此尊息風為本，為延命最上法。

②大威德明王(梵名，譯作解眾生縛，即降閻魔尊之意，阿彌陀佛的教令輪身。)

大威德明王是西方蓮花部的教令輪身，此忿怒身是蓮花部的辦事明王，以「如意寶棒」為其三昧耶形；「如意寶」謂棒之上端有如意寶。「寶」者，理也；「棒」者，降伏為體，故智也；「如意棒」乃顯理智不二之意。有謂為「文殊菩薩」之化身，此明王是「無量壽如來」的教令輪，諸相悉圓滿，從大悲出；為無明妄想之眾生，現極惡之瞋怒身，伏出世之魔軍，滅世間之

怨敵。十地菩薩不隨教令，尚能銷融；況餘諸天龍八部障難者，一時殄滅，無有餘者。正所謂「青牛背上威德尊，無漏智劍摧無明；煩惱菩提本無二，生死涅槃一念間。」在梵文中，「大威德金剛」的名稱，是由主管死亡的神明「閻魔」及「終結者」，兩個字組成，因此它的意思是「終結亡神、勝伏死主」。祂另一個名號，意為「吉祥世尊、死亡的征服者」。(殄，音同舔，盡、滅的意思。)

③烏樞沙摩明王(梵名，譯作不潔淨、除穢焚燒、穢惡。為不空成就如來或釋迦牟尼佛之教令輪身；與金剛夜叉明王有同體異體之論。)

烏樞沙摩明王具有轉不淨為清淨之德，故日本佛教界置於廁所中祭祀。此尊以深淨大悲，不避穢觸；以大威光，猶如猛火，燒除眾生煩惱妄見、分別垢淨、生滅之心，故亦稱「除穢金剛」。其形呈忿怒相，由諸毛孔

流出火焰，四臂具足，右手持劍，下手持鬚，左手持棒，下手持三股叉，一一器械皆起火焰；若據《陀羅尼集經》卷九所載，則非忿怒之形，四臂之器械亦有別。此外，餘經所載，更有異形。(註：「台北大乘講堂」所供奉的穢跡金剛法相為：三頭八臂九目，髮如火燄，現忿怒上衝，露忿怒獠牙相，頭頂「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；右一臂為持金剛杵，右二臂為持火燄法輪，右三臂為結開山印，置胸前，右四臂為持方天劃戟；左一臂為持金剛鈴，左二臂為持鬚索，左三臂為結金剛拳印，置胸前，左四臂為持金剛劍；八臂皆有龍盤繞著，俱增威光；右腳呈屈弓形，作降魔狀，左腳立於雲端，呈「中國式法相」示現。)

在《楞嚴經》，火頭金剛講述了自己開悟的方法：「烏芻瑟摩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，而白佛言：『我常先憶久遠劫前，性多貪慾。有佛出世名曰空王，說多淫人成猛火

聚，教我遍觀百骸四肢，諸冷暖氣，神光內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。從是諸佛皆呼召我，名為火頭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。心發大願，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怨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，身心暖觸，無礙流通；諸漏既銷，生大寶焰，登無上覺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《圓覺經》所載：「爾時，會中有火首金剛、摧碎金剛、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，並其眷屬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若後末世一切眾生，有能持此決定大乘，我當守護如護眼目，乃至道場所修行處；我等金剛自領徒眾，晨夕守護，令不退轉。其家乃至永無災障，疫病消滅，財寶豐足，常不乏少。」

④降三世明王(梵名，譯作降伏貪瞋癡三毒與三界，東方阿閼佛之教令輪身。)

眾生依三毒感三世，三毒之本體是根本無明；根本無明即摩醯首羅天，摩醯首羅，表噉食此心故；降三世，

乃能降伏眾生三世、三界的三毒煩惱之義，是東方阿閼佛的教令輪身。誦持本尊印明，能除滅無始的業障熱惱，諸魔不能作障，反需隨順教敕，有「除病」、得「敬愛」的功德。正所謂「恐怖笑怒尊，能降三世怨，生佛本不二，大悲隨緣現。」

降三世明王的形像是三面八臂，每一面上都有三隻眼睛，頭髮向上如火焰飛舞。中間雙手結法印，餘下的六隻手，右方三隻手拿的是鈴、箭、劍；左方三隻手拿的是戟、印、索。雙腳則是踏著大自在天王(摩醯首羅)及其神妃時母(烏摩妃)，表對治煩惱之意。

⑤軍荼利明王(梵名，譯作甘露瓶，其形貌似夜叉身。南方寶生佛的教令輪身。)

軍荼利，意譯甘露瓶，儲藏著用之不竭的生命能量。軍荼利明王塑像有兩面四臂、四面八臂等形式；身青色，眼紅色，手把二赤蛇，其他手持戟、杵、輪等。其四面四臂像，表示

降伏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四煩惱。⑥大輪明王(梵名，譯作消除一切業障、越法，以清淨圓滿戒品，彌勒菩薩示現之教令輪身。)

大輪明王又名「大輪金剛」，乃彌勒菩薩示現之忿怒身；修此法門可消除一切業障、越法，以清淨圓滿戒品為本誓之明王，能排除眾生的一切業障。大輪明王是「轉法輪」明王之意；「法輪」是佛教的真理教義。「大輪明王」被畫成戴冠上面有逆立的火花，左手持獨鈷杵，右手高舉大法輪。《大妙金剛經》載，「爾時，慈氏尊菩薩，現作大輪金剛明王；遍身黃色放大火，右手持八輻金剛輪，左手柱一獨股金剛杵。」

⑦馬頭明王(梵名，譯作跋涉生死大海，摧伏四魔之大威勢力、大精進力也；又噉食無明重障之意，觀音大士之化身。)

馬頭觀音本是無量壽佛(阿彌陀佛)之忿怒身，也是六道中畜牲道的護法明王，也稱馬頭明王、馬頭金剛或

馬頭大士。常見的馬頭觀音通體赤紅，三面八臂，三目圓睜，獠牙外露，頭髮和鬚鬚著紅黃兩色、向上豎起，呈獅子無畏相。馬頭明王，音譯「賀野訖哩縛」、「何耶揭梨婆」等，意為「馬之頸」，為佛教尊奉，佛教尊為金剛明王。密宗認為，馬頭明王乃是蓮華部主「阿彌陀佛」的教令輪身，或由大悲觀音菩薩所化現；其形相有多種。原為印度教毗濕奴的化身馬頸，代表智慧。

馬頭觀音的「三面」，表示空靈悟性；「八臂」，表示悲智雙運；「三目圓睜」，表示降伏三界惡魔；「獠牙外露」，表示震懾一切阻礙眾生修行的魔障。

對應智者大師《摩訶止觀》所說六觀音之「獅子無畏觀音」，是無量壽之忿怒身；以觀音為自性身，以馬置於頭，故曰馬頭觀音。為大忿怒威猛摧伏之形，故稱馬頭明王，乃五部明王中蓮華部之明王也，如轉輪聖王之

寶馬馳驅四方而威伏之，表跋涉生死大海，摧伏四魔之大威勢力、大精進力也，又噉食無明重障之意。《大日經義釋》卷七曰：「蓮華部眷屬以馬頭為忿怒明王。」

馬頭明王的主要功德為：降伏羅刹、鬼神、天龍八部之一切魔障，消滅無明業障、瘟疫、痛苦、免一切惡咒邪法等；修持此本尊法，可獲無痛苦之大樂空性成就果位。諸本尊中，唯有馬頭明王在髮際上有一或三個馬頭。此表徵為噉食一切眾生無明罪障，摧破諸恐怖而現之形。

馬頭明王為觀音在畜生道的化現，故又稱「馬頭觀音」，為六觀音之一；也因為這個關係，日本在動物超薦本尊、往往會以馬頭觀音為代表。在古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馬匹，馬頭觀音頭上也有頂一個馬頭，故此被附會成「交通的守護神」。而在一些山林信仰中，馬頭觀音也有跟一些地區的山嶽結合。

◎步擲明王(梵名，譯作「放開步伐」，普賢菩薩化身。)

步擲，音譯為「播般曩結使波明王」，又作步擲金剛，全稱步擲金剛明王。據《大妙金剛大甘露軍荼利焰鬘熾盛佛頂經》載，此明王係普賢菩薩之化現，可濟度六道；又可使罪人發現其菩提心，及降伏惡魔的力量，步擲明王，是「放開步伐」之意。有記載說此明王有「十八臂」，但也有記載只有二臂，右手持一傘蓋，左手握一金剛杵；傘蓋可說是步擲明王的特徵，遍身作虛空色，放火光焰。

其威德，據《播般曩結使波金剛念誦儀》載：「啟發二乘之人，除其小兒，令具大乘甚深空慧，凡夫之界，威光所及，樊藏識中，雜染種子，永離三途，具『普賢行』；傍生、餓鬼盡此一形，不復更受，亦想樊諸地獄，壞滅無餘，罪人解脫，發菩提心；諸惡魔等，遇者摧伏，辟除退散。如是量久，利益既畢，想收威焰，集於

身中，然後出定。」關於其形像，據同儀軌載，本尊遍身青色，共十八臂，以龍為冠鬘瓔珞，顰眉猛視，利牙現出。

⑨無能勝明王(梵名，譯作不被任何東西所打倒。地藏菩薩的化身。)

無能勝明王為地藏菩薩的忿怒尊；換言之，若以「三輪身」而論，則釋迦佛為「自性輪身」，地藏菩薩為「正法輪身」，無能勝明王為「教令輪」身。如具三身一體，體、相、用具足，是則應知法界結構以及法身相應之處！無能勝明王，其象徵大善知識！無能勝是一門深入，若能朝聖，將自己置於佛陀的環境空間裡，則會獲得伏藏；指的是甚深智慧，而會迅速坐於正法菩提道場，活在清淨生活環境中。地藏法門乃是開啟生命藍圖的法門，此生命藍圖，乃依佛陀的自性為體；目標在開啟吾等大地凡夫的無明暗障，故以無能勝明王的本尊，來戰敗一切無明陰魔，而地藏的

本事為正法輪身的本尊，此相為一切善巧接引之媒介也。以地藏菩薩本尊為「顯」，無能勝本尊為「隱」，釋迦佛為體，如是觀行，則秘密隱顯俱成，三輪一體呈現也。

無能勝，位居於現圖胎藏界曼荼羅「釋迦院」之中尊「釋迦牟尼佛」左邊。蓋此明王乃釋迦牟尼佛於菩提樹下成道時，以明咒力，降伏魔軍，退治障礙之尊。《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》說其本誓及明咒，即表示佛成道降魔之德。密號「勝妙金剛」，義為令法界眾生離塵垢；表降伏之義。三昧耶形為鉞，或為黑蓮上大口。此尊之形像，於「胎藏界現圖曼荼羅」，為身呈青色，四面四臂；四面皆顰眉瞋怒而有火髮。右第一手豎拳，舒食指置於胸前，第二手之中指、無名指壓於拇指上，食指伸直，屈肘向上；左第一手持三戟叉，第二手持鉞斧。

⑩愛染明王(梵名，譯作住於大愛欲與大貪染三昧之明王。金剛薩埵，或金剛

愛、金剛王等菩薩所變現。)

愛染明王住於大愛欲、大貪染三昧，是「煩惱即菩提」、「愛欲、貪染即淨菩提心」的象徵；大愛欲即大薩埵之三昧示現。此尊於一切法中，獨稱「最勝」，為五部諸尊之上首；能滅無量罪，並卻萬惡，速成百千事，悉滿眾願，凡所求疾速靈驗。其威德殊勝，雖眾星亦不能奪其光芒；更加寶瓶能吐珍寶，俱足能滿一切願。梵天、帝釋亦受此尊教敕而分禍福；七曜九執向來司掌人間禍福榮衰，亦順本尊之威勢，不敢有所違逆。是故信仰者，獲福無量，速獲一切悉地。

愛染明王是大日如來入金剛薩埵三摩地而所生出，是「大日如來」(毘盧遮那佛)與「金剛薩埵」(普賢菩薩)合體的金剛化身。初見於密教經典《金剛峰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》《愛染王品第五》以及《一切如來大勝金剛心瑜伽成就品第七》。愛染明王身色如日暉(紅光)，表示敬愛、慈悲

的意思；住於熾盛輪火，象徵「勇健菩提心」。具三目，表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三種妙德；忿怒眼、威怒視，乃對於違背菩提者，予以降伏。頭戴獅子忿怒冠，表降伏一切障礙，無畏自在；冠上有五鈷金剛鉤。五鈷，象徵眾生本具的「五智」；鉤，則鉤召、懷法為主旨。五色華髻垂覆於耳，表五種「悉地成就」，亦表五部如來之「妙德」；具六臂，乃是救渡六道眾生。雙手執鈴、杵，表「息災」法；執弓、箭，乃「懷」法（攝持一切眾生本來所具足之如來體性）；右手持蓮如打勢，為「誅」法（降伏一切惡心癡迷的眾生）。結跏趺坐於赤色蓮華上，蓮下有寶瓶，兩畔吐諸寶，表「增益」法。愛染明王其身顏色，代表敬愛、和合，小愛與大愛圓滿；與咕魯咕列佛母，同為密教的「愛神邱比特」。

【附註】

簡列一表如下，較易了解：

- ① 不動明王……中央大日如來的教令輪身。
- ② 大威德明王……西方阿彌陀佛的教令輪身。
- ③ 烏樞沙摩明王……北方不空成就如來的教令輪身（與金剛夜叉明王有同體異體之論，其本地另有釋迦、普賢、不動、金剛手等異說。）
- ④ 降三世明王……東方阿閼如來的教令輪身。
- ⑤ 軍荼利明王……南方寶生佛的教令輪身。
- ⑥ 大輪明王……彌勒菩薩的教令輪身。
- ⑦ 馬頭明王……觀音菩薩的教令輪身。
- ⑧ 步擲明王……普賢菩薩的教令輪身。
- ⑨ 無能勝明王……地藏菩薩的教令輪身。
- ⑩ 愛染明王……金剛薩埵，或金剛愛、金剛王等菩薩所變現的教令輪身。

「自性輪身」的佛，以及「正法輪身」的菩薩，比較容易見到，「教令輪身」的金剛明王，很難見到。金剛明王通常是大力降魔尊；不是修學佛教密法者，或者成就大力者，或者特殊因緣者，通常不易見到。

密教之「金剛法」，是密宗按次第，拾階而上的成佛大法；「金剛神」也是佛的化身之一。其現世的「因緣」意義，主要是護持佛法的事業金剛；能給世間人，圓滿俗世願望。但其本性是佛金剛，故想要得之相應、滿己願望、希垂護佑，唯「守戒行善」、「護持佛法」者，能順利得之；其周身有熊熊烈火，象徵是內法、拙火法成就，所產生的焚盡煩惱惡障的光明烈焰。故其與其他本尊一樣，有初階之「生起次第法」，與內法成就的高階「圓滿次第法」；而要得其「護祐」，則要斷惡修善、內心向佛。若要修法，則必須循正軌，皈依密教傳承灌頂，依止具德阿闍梨上師，從上師教導而修持。

密教重視傳承與儀軌，一切密法均要從師皈依、灌頂，淨受信奉，如此才能感應道交。也就是說，密法一切本尊、

護法金剛、儀軌，要從師而授，並且契合本性，才是投緣的依止。



凡心不死，哪能成佛？

清朝時，在福建有一個叫作杜景行的人，他是佛教中的居士，表現的對佛教很虔誠；每天只吃一碗淡飯，不沾酒肉。他常常誇口講大地話宣稱：「自己將要得道，不久後就要升天了；還鄭重其事地叮囑家人，要他們潔淨身體、靜心等待。」家人都忍著、笑著答應了下來。

有一天，杜景行打了一個盹兒，頃刻之間就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夢。在夢中，杜景行來到了一處好像神仙居所似的地方；那兒有幾個人一見杜景行來了，就起身迎接他，請他坐下，並給他一卷書讓其閱讀。杜景行一看書中的內容，儘是一些責難佛教的言論；就很生氣，當即甩手就要走。那幾個人說：「深知其中道理的人，就要來為你解說了，

何必走呢？」

他們一說完，就有一位佳麗美人走了過來，笑著說道：「我是來為你解說這本書的，為何不再逗留片刻！」

說完，她徑直挨著杜景行坐下，身體緊貼著他；又握住了他的手腕，一同翻看那本書。杜景行當時只覺得倆人在一起，令他骨頭都要酥了；此刻，杜景行早已神魂顛倒，心思全在那女子身上；唯恐冒犯了她，不管女子說什麼，哪怕說的是那本責難佛教的書中的言論，他都唯唯諾諾地不敢說什麼。這時，忽然聽到眾人大笑道：

「你凡心不死，哪能成佛？」

頃刻之間，杜景行就驚醒了過來，才意識到剛才在做夢；從此他就意識到：「自己離得道成正果，還有一段極大的差距；便非常地羞愧，再也不說就要修成的大話了！」

【附註】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、分別、執著而不

能證得。」《圓覺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這些道理，總令人覺得深奧難懂！佛、菩薩、阿羅漢乃至一切神聖，對我們而言，總是如此高不可攀；其實，佛經所說的，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我們每個人的本來面目。佛陀只是教人「轉惡為善」、「轉迷為悟」、「轉禍為福」、「轉災凶為吉祥」、「轉煩惱為菩提」、「轉生死為涅槃」，回歸自性，本來是佛；關鍵就在「迷」、「悟」之間，自己是否真正地「看破、放下」！

經典裡面，世尊跟彌勒菩薩的談話，「佛問彌勒，心有所念」，講述我們凡夫起個念頭，心有所念，這個念頭有幾個念？有幾個相？有幾個識？彌勒菩薩答覆世尊說：「舉手彈指之頃」。彌勒菩薩說：「三十二億百千念」！這一彈指，就有「三十二億百千念」。那個單位是「百千」；「百千」就是「十萬」。三十二億個「十萬」，中國人講的「三百二十兆」。這一彈指，「三百二十兆」

個念頭；我們平常看電影，電影放映機裡面的膠片，大家都曉得一格一格的，一秒鐘它的速度是二十四格。鏡頭打開，這一個幻燈片照在這個銀幕上，立刻就把它關掉；再打開放第二張，這個速度多快？一秒鐘二十四格。我們在銀幕上看，就好像是真的；一秒鐘二十四格。現在彌勒菩薩告訴我們，宇宙的現象一秒鐘多少格？一彈指，就有「三百二十兆」；那我們彈指，大概我這個速度一秒鐘可以彈四次。再乘四，這假定的；再乘四，一千二百八十兆的念頭。就是一秒鐘，它這個鏡頭開關，是「一千二百八十兆」；我們怎麼會知道？太微細了！這個振動的時間太短，我們沒法子發覺。

「凡夫」於世出世法，有妄想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；「阿羅漢」有妄想、有分別、無執著；「菩薩」有妄想、無分別、無執著；「諸佛如來」一切皆無、明心見性；「自性」本具的圓滿智慧德相，一時頓現。是故佛教眾生，若能看破，

煩惱、迷惑本無；放下執著、分別、妄想，「本來成佛」、「本來是佛」。

永嘉大師云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夢中凡夫，面對善惡境界，真有苦樂感受；這是因為不覺、迷惑而虛妄受苦，冤枉受的。佛、菩薩也有善惡境界，但是他覺悟了；所以沒有憂喜苦樂的感受，心地永遠「清淨光明」。

佛知道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；自然平等恭敬一切眾生，與諸佛毫無差別。眾生不明白「事實真相」，所以見到佛，都是凡夫，輕慢、自大；這一念輕慢，就是「凡夫習氣」，就是「妄想」、「執著」。把我們「自性本具」的「圓滿智慧」、「神通」、「道力」蓋覆住了；唯有「至誠」、「恭敬」、「謙虛」、「和善」、「仁慈」、「博愛」，才是一切眾生「自性本具」的「圓滿善德」。

真正覺悟，一切境界，是「法相」；現前的身體就是「法身」。所有的「善惡」、「是非」、「美醜」、「好壞」；都是

自己的「妄想」、「分別」、「執著」。絕不妨礙「自性」，也跟一切境界毫無關係！好比我們戴上有色眼鏡，看到一切境界都被扭曲了；只有摘下眼鏡，才能看到「事實真相」。「眼鏡」，好比我們的「妄想」、「分別」、「執著」；所以，《楞嚴經》說：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」就看我們願不願意放下「虛妄本無」的「妄想」、「分別」、「執著」！



不把佛法做人情

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大師傳法時交代他：「不以佛法當人情，莫做最後斷佛種人。」高僧大德都因這句話成就佛陀的家業，在平常生活上，並不因為某一位弟子比較親近，所以凡事都聽他的，如此是偏聽，造成混淆視聽、智慧不明，哪裡有妙觀察智的氣氛？

來果老和尚是位開悟的高僧，他對弟子的要求既嚴格又一致。有人向他老人家求授皈依。他首先就問：「你有沒有

吃素呢？」

對方答：「老和尚，我還沒有吃素。」

「哦！沒有吃素，你回去吧！回去吃個三年素再來皈依。你沒有吃素，我就不代你皈依；要皈依，那到別的地方去！」

來果老和尚就是這樣嚴格，說這樣，就是這樣，不拿佛法做人情。

禪門常說：「香板下要出祖師！」在

西元一九三、四十年間，上海有位女弟子供養來果老和尚七條上好的黃金，並要求老和尚打她三個香板。老和尚打不打她呢？不打！為什麼不打？老和尚對她喝道：「香板之下出祖師，我的香板是要打夠成為祖師根性的人。你這業障凡夫要我打香板，你還不夠資格！你拿多少黃金來，我都不會打你的。」

可見，真正的大善知識不會因錢財、權勢而販賣人情。

慈舟法師說：「佛法不是送人情的，不同世間法，可以作人情送。」古人云：「寧肯己身墮地獄，不以佛法作人情。」

如何是將佛法做人情呢？假如有人障礙我，不願意我修行，我聽從他，就是以佛法做人情。這個人情一送，我就要墮落，所以是不可送的。不要以為順人情可以「結緣」，不順人情結不了緣。當知，這不叫「結緣」，是「結冤」啊！

修念佛人不能往生，不能怪他，因為外面的環境的確障礙太大了，確實不是一般泛泛之輩能夠抵得住的。眾生內心有煩惱習氣，外有種種惡逆因緣，這些惡逆的因緣外有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條件的干擾，內心有五欲六塵的誘惑！好比我們交往的親戚朋友，他們不想學佛求解脫，卻總想拉我們一起去吃喝玩樂啊！

我們想學佛，就要好好利用這一生的果報身，勤修戒定慧、息滅貪瞋癡，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成就解脫果！如果將佛法做人情，這樣不但損害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也損害他人的法身慧命。現在一起淪溺欲界，甚至將來墮落三惡道啊！戒之！慎之！

〈彌陀讚偈〉 明·蕩益大師

